

告别“满堂灌”，迎来“双向奔赴”

广东思政课“变样”了

羊城晚报记者 崔文灿

本月15日起，同一堂思政课在“云端”拉开大幕——广州不同学段、不同学校的同学们集中观看思政大课，一系列形式新颖的思政教学陆续展开。

就在不久前，广东省委宣传部与省教育厅联合召开《走在前列的广东实践》高校思政实践课程介绍会，围绕“讲什么”“如何讲”“谁来讲”对课程作出总体设计，并推出6条“教学路线指引”，使思政内容更加生动鲜活。该课程是广东推动思政课内涵式发展、开创高校思政新局面的重要成果。

在广东，思政课正全面融入不同学科、学段与教学场景，“大思政课”建设持续深化，为全国提供了鲜活的实践样本。在主打“实践性”的职业院校，思政课如何接地气、见实效？思政课怎样真正“活”起来，实现从“单向灌输”到“双向奔赴”？日前，记者走进职业院校，倾听师生们的真实感受与期待。

直面真问题化解真困惑

18日上午，广州职业技术大学多媒体教室内，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张秀英早早就调试好设备，守在了电脑前。当天上午，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专业的大一新生，观看了全国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思政大课。

“我们听到一种说法，说中国抗战胜利，主要是日本屈服于苏联的军事力量和美国的原子弹。老师，您如何评价这种看法？”“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为什么和二战胜利有关？”……一段时间以来，这些问题困扰着不少青年学子。

一堂好的思政课，必须直面真问题、化解真困惑。记者旁听发现，此次思政大课既具备理论高度，又结合现实阅兵仪式突出力度，更融汇了中华民族爱国奋斗的情感温度。

“今天的思政大课让我深受触动。”广州职业技术大学学生巫俊峰说，“我们不仅回顾了抗战历史，更体会到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这样的课程形式新颖、有深度，令我更加明确新时代青年的责任。”

思政教师也在不断转变角色——从知识传授者转向学习过程的引导者和陪伴者。张秀英分享其教学“秘诀”：“内容要新、方法要活、场域要广”，思政课程积极引入社会热点与学生关切，借助信息技术拓宽课堂边界，真正实现从“教得好”到“学得进”的转变。

不少学生期待思政课程更“接地气”，与个人成长和社会现实密切结合。学生谢博说：“希望多讲一些我们真正关心的话题，比如人际交往、职业规划、心理调适等，在面对现实困惑时能有方向、有信心。”

让思政课“活”起来

记者获悉，多所职业院校已建立起“课程+讲座+实践”三维一体的育人机制，通过集体备课、校外实践、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名家讲座等方式，将价值引领渗透至学生培养全过程。与此同时，学校也在不断加强师资培训与资源保障，推动思政课程教师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以便更好地回应时代与学生的新要求。

这一系列努力，正是广东在推动思政课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实现“双向奔赴”教育新生态中的积极实践。

“要让思政课真正‘活’起来，必须紧扣‘职业性’与‘实践性’两大核心，将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专业大平台紧密结合。”广东科贸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琳说。

记者了解到，当前，广东科贸职业学院聚焦乡村振兴、现代农业、“百千万工程”等主题，通过带领学生走进田间地头、企业车间，亲眼见证发展成就，使思政教学更具体、可信、可感。

课堂形态也发生积极变化：该院构建“多元协同”教学模式，打破“满堂灌”传统，引入案例研讨、情景模拟、主题辩论等形式，激发学生主动参与。依托红色教育基地、产业学院和乡村振兴服务站，开发“思政+专业”融合实践项目，邀请劳动模范、技术专家、优秀校友等进课堂，以真实故事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职业精神。

同时，该学院创新实施“三师协同”育人模式，推进思政教师、专业教师、辅导员及企业导师多方联动，构建“思政课程+课程思政+日常思政”一体化育人体系，并将实践表现纳入学生综合评价，让思政教育“活”起来、“实”下去。

本版统筹：羊城晚报记者 卫秋

借智引智，让“外脑”在学校“生根”

广州龙口西小学借力校外专家进行长达10年的精准教改

羊城晚报记者 蒋隽

隽言 教育

近年来，新教材、新课标、新中考、新高考等一系列变革接踵而至，一线教学如何应对？许多地区和学校选择“借智引智”，邀请教育专家助力教学改革。然而，“外脑”若不能与学校实际相融合，容易“水土不服”，甚至沦为“纸上谈兵”。面对这一现状，学校应如何科学选择专家？真正激活“外脑”作用，实现教育改革的深层蜕变？

《隽言教育》深入挖掘了广州市龙口西小学与3位教育专家长达10年的协同探索历程，或许能提供一些经验。

位于广州天河中心区的龙口西小学，是一所经济高地上的优质公办小学，也是一所超大规模学校——5个校区学生加起来超7000人，教师人数超400人。该校在“外援”的精准辅助下，以真实问题为引擎，将外部智慧转化为内生动力，走出了一条扎实而可持续的教改之路。

生本教育 课堂上“以学生为本”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2017年5月的一个周三，天河区龙口西小学穗园校区一年级的教室里，传来奶声奶气的朗读声，孩子们在学习生字“墙”。

但老师没有从偏旁部首、笔画笔顺开始拆字解字，而是让学生课前先独立找到生活、口语中的“墙”；课堂上大量地引用古诗词、谚语，甚至《三字经》《论语》，远超一般印象中的一年级认知水平。接着，孩子们在老师的引导下完成卡片认字游戏、好书分享。孩子一边玩游戏，一边学生字，个个兴趣盎然，小手高举抢着发言。一堂课下来学了三四十个生字，打破了以往一节课只能学三四个生字的传统。

这就是“以学生为本”的生本教育。老师在课堂上是引领者、启发者、组织者，唯独不是知识点的“传声筒”，课堂上是“以学生为主”的互动与探索，而不是“以老师为主”的满堂灌。整体输入整体输出让一年级学生很快突破识3000字的识字量大关，迅速进入海量阅读。

生本教育是改革开放后，教育领域掀起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大讨论背景下，出现的颠覆应试教育的教学理念和实践。1999年由华南师范大学郭思乐教授提出，主张教育应当以学生为主体，以激发学生内在的生长力量为核心。

“因为开学天天哭”，大学生为何也愁“开学”？

如今，“不想开学”不再是中小学生的“专利”。“每天都在刷新宿舍分配结果，祈祷不要抽中奇葩室友”“一到课表上出现‘小组作业’4个字，我就胃痛”“向天再借五百年，真的不想开学”“大四了，还因为开学了天天哭”……近日，各大高校迎来开学时刻，一些“不想开学”的大学生在网上抱怨。大学生开学，真的很“难”吗？

大学生为何“开学焦虑”？

“没招了，越临近开学越窒息。”广东某高校大二学生陈同学这样描述自己的开学感受，“我开始焦虑地玩手机，平时只玩到凌晨2点，开学前两天拖到了4点。”

对许多大学生来说，“开学难”并非瞬间的情绪，而是一场持续数周、贯穿开学前后的心理拉锯战，从假期末尾焦虑的萌芽，到返校当日沉重的脚步，再到开学初期的适应不良。

这种焦虑在社交媒体上形成了风潮，在信息茧房效应的“加持”下，快开



张华



成尚荣



陈武(左)和郭思乐 受访者供图

2016年，陈武调任龙口西小学担任校长，全校全面转向生本教育。而在此前，陈武已经在多所学校对生本教育进行了17年的实践和探索。

陈武至今还记得1999年左右第一次接触生本教育时的惊喜与兴奋，那是新中国第一次义务教育新课程改革初期，在天河区组织的一次教育研修班上，她一下子被郭思乐提出的“孩子是天生的学习者”论断吸引住了。那时，陈武还是广州城郊一所小学的副校长，同时也是毕业班的语文老师。凭借在课堂上反复分析练习、考前抓题背范文，她的学生能拿下在天河区数一数二的好分数，可陈武依旧苦恼，她感觉学生的能力还有一定程度的不足。

生本教育解决了她的教育困惑，让她豁然开朗。“一进入阅读，孩子的视野、胸怀和思维就会发生根本的改变，这种变化速度，有时连老师都赶不上。”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学生们在课堂上论三国，对曹操怎么会变成一个“奸雄”、汉献帝是否真的昏庸无能等话题进行观点交锋；他们对汉字起源进行追溯，为了在班级辩论赛获胜，有的孩子甚至翻开了大学生的推荐读物。多年实践证明：通过博览群书，厚积薄发，才有可能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让学生在课堂上 做成事、产生思想

生本教育解决了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的课堂该怎么教的问题，但龙口西小学和陈武又陷入了新的困惑：孩子们的阅读量、知识量上来了，但为什么学、怎么用？人工智能时代呼啸而来，挑战全球知识传递型教育，数字时代的教育应该给孩子怎样的思

维和能力才能应对未来世界？

2022年，教育部出台《义务教育课程标准》，杭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张华教授是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参与了新课标的制定，并提出了“大主题”“大情境”“大观念”“大任务”“大单元”五位一体的教学理论和方法，彻底改变“在课堂上学知识、到社会上用知识”的先学习、再应用的“学用两张皮”现象，真正走向用中学、做中学、创中学、合作中学。

陈武敏锐判断：张华的理论和方法就是解决学校问题的答案。并于2022年邀请张华及团队到学校开设培训老师的课程创生“工作坊”。3年来，每个寒暑假张华及团队都来到学校开“工作坊”，每个学期也不定时到校指导老师的的教学。“工作坊”的参与老师从最初的20多名骨干教师扩展到覆盖全校老师，还辐射龙口西教育集团的老师，一次“工作坊”培训老师人数达到500人。

张华教老师们设计如何让学生做“事”，学生在课堂上完整做事，在做事中运用知识、技能与观念，由此发展做事能力、产生自己的精彩观念，即让学生在课堂上做成事、产生思想。一个学期，一门课程学4个单元、做成4件事，6门课程就能做24件事，一学年就差不多做成50件事，12学年就能做成600件事，这和做12年“作业”和“试卷”的学生相比，就是性质不同的两类人。

教师在创生课程中产生“教师理解”，由此成为“观念型教师”。学生在创造知识中产生“学生理解”，由此发展为“观念型学生”。这是素养时代的教育愿景。

张华引导龙口西小学的老师认识到：人性是可变的，做了什么事就成

为什么人。天天做题就是“做题人”，天天做事就是“做事人”和创造者，“咱们一起努力，通过让学生在课堂上做事，把眼镜摘下来，把创造力和责任心提上去，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如今，龙口西小学的“素养本位课堂”依然在张华的带领长期、持续、坚定地推进。张华评价龙口西小学时表示，该校校不躺在既有成就的“功劳簿”和“舒适区”，而是张开双臂热情拥抱国家课程改革；既认真研究自己学校的既有改革实践与国家课程改革的若合符之处，又敏锐洞察国家课程改革所提供的新方向和新机会，由此实现学校实践的创造性发展和国家课程改革的创造性实施的二合一。

对话小学生 检验育人成果

相比郭思乐和张华对龙口西小学教育的影响，中国教育专家成尚荣教授更像是龙口西小学教改的观察者和检验者。

学生是检验一切教育的金标准。成尚荣与龙口西小学的学生有过几次让他印象深刻的对话。

一次，龙口西小学举行“从儿童阅读走向阅读儿童”为主题的教学年会，李丽娟老师与六年4班学生一起上了语文课《少年闰土》，课堂尾声成尚荣拿起话筒，来到六年4班同学中间，与同学们展开一场对话。

成尚荣问：“编教材的叔叔阿姨们改编教材时都有一个顾虑，说小学还要不要将鲁迅作品作为教材的内容？后来他们决定还是把鲁迅作品放在语文教材当中。你们能不能说一说，把鲁迅作品放进语文教材中，这个事情你们同

意吗？一个一个地说，说真实的话。”

一名同学课前准备工作很扎实：“查阅资料的时候看到，鲁迅本来有30多篇文章在中小学的教材里出现，但后来有十几篇陆续下架，因为有人觉得鲁迅很多非常直的话，小学生可能不适合看，但我认为这些文章不应该下架。”在全班笑声和掌声中，该同学继续说，“小学生也应该读鲁迅。要知道那个时代的社会是多么的黑暗，我们的先辈是多么努力才把这个社会变得这么好。”

成尚荣继续追问：“你们读鲁迅读得这么好，还要语文老师来给你们上这个课吗？”

另一名同学自信又理性地回答：“虽然我们读得还不错，但是我妈妈也说过，没有足够生活阅历的人是无法真正阅读鲁迅作品的。其实，不仅要向老师学习，还可以向同学学习，比如说孔子，孔子之前就是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小地方遇到了一个师傅，这个师傅有很深的见解，于是他就不耻下问，孔子不能向比自己学问低的人提问，我们为何不能向比我们学问要高很多的老师学习呢？”

成尚荣还把这个问题抛给李丽娟。李丽娟直言：“其实每每拿起鲁迅的书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我自己读起来都蛮费劲的，但是在座的同学们读得比我读的还好还深，所以有时候觉得他们就是我的老师呀，我们可以互相学习，互相交流，就像今天的课堂一样，所以我可以把学生当做我的老师，而他们有不懂的也可以问我，互相学习。”

成尚荣认为任何教育理念和办法，都不能放在密闭空间去评价，而要看现场的教育情境、看现场中儿童的发展。龙口西小学的教育改革，让孩子的格局变大了、思维活跃了，思想认识深刻了。

大学生也有“开学焦虑”？

专家：可用提前规划、专注当下、家庭支持、社交支持、自我接纳、心理调适、寻求校园资源等方法调节

羊城晚报记者 孙唯 实习生 吴梦琪 秦张影 通讯员 广医宣

学的大学生在找到共鸣和安慰的同时，也制造了更多焦虑。“如果‘刷到’可能更不想开学了。”广东某高校大一学生小丁表示。

大学生为何会有“开学焦虑”？首先，返校后忙碌的学习和生活让不少大学生感到焦虑。“开学那会儿，我非常忙，来的时候要收拾宿舍，注册报有很多事情要做。”陈同学说，“学校节奏比家里快。”

除了个人的生活、学业和人际关系也是一些大学生不想开学的原因。“讨厌各种没意义的强制性活动，讨厌没有隐私和个人空间”“讨厌人际交往”……还有大学生面临两难境地：“在家待着也很焦虑，想着未来的规划和人生的迷茫，但是到了学校又不想面对课程和项目。”

“不只是中小学生会‘开学焦虑’，大学生、研究生也会有，甚至硕博研究生的焦虑更为隐性且强烈。”广州医科大学应用心理学系副教授、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研室主任高爽认为，进入大学后，大学生学业和科研压力大，课程、实验、论文堆在一起，开学就意味着一切开始了，之前假期拖延

累积且没得到解决的任务不得不提上日程，这种学业压力会导致焦虑情绪。

“害怕开学也可能是由于在学校不仅面临着学业压力，还面临着来自同辈和人际关系方面的压力，特别是没有在学校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学生会更容易出现这类问题。”高爽表示，“完美主义或自我要求高的人，因为担心自己达不到目标，也容易产生排斥心理。”此外，生活节奏的变化也会导致焦虑。总体而言，焦虑易感、学业拖延特质、完美主义倾向或社交敏感的个体，更容易出现开学焦虑。

专家支招破解“开学焦虑”

近年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中国警察网与中国应急管理学会校园安全专委会2024年联合发布的《“开学季”青少年心理健康风险预警研究报告》显示，升学压力大是导致青少年较高焦虑和抑郁水平的最常见因素(54.66%)，其次为较高的父母期待(43.55%)和考试评比(39.97%)。此外，近五分之一的青少年可能受到教师言行、人际交往、

成长困惑等因素的影响而滋生焦虑与抑郁情绪。

高爽指出，相比于中小学生的开学焦虑更“深层次”。成年人的思考维度更复杂，会牵扯到科研进展、职业规划等长远问题，而不仅仅是作业或考试。成年人容易自我批评，焦虑时常夹杂完美主义思维，焦虑持续时间和触发条件更个体化，有的可能从开学前持续到学期中，尤其是科研任务繁重或遇到困难时。“在社会期待下，成年个体往往倾向于展现‘自我控制’和‘成熟稳重’，因此，他们的焦虑不会通过哭闹或明显的情绪爆发表现出来，而常以失眠、食欲下降或持续紧张等隐性方式呈现。”高爽说。

成年人的“开学焦虑”该如何破解？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广东某高校院同学说，“如果人生注定会后悔，索性不要管了。”他认为，焦虑时，可以挖掘自己内心的热爱，确定未来的道路，一旦做好了选择，就坚持走下去，不羡慕其他的风光，不怀疑自己的选择。对于大一新生，他建议：“不要为未发生的事过度担忧，有大致规划即可，心情低

落时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排解。”熟悉环境、保持节奏、逐步建立新生活的秩序感，都有助于平稳度过开学阶段。

高爽提出了提前规划、专注当下、家庭支持、社交支持、自我接纳、心理调适、寻求校园资源等方法。“在学业方面，先把学期目标、课程、科研任务分解，心理上有准备会轻松。”高爽认为，要减少对未来的灾难化联想，把注意力放在眼前能完成的小任务上，告诉自己“开学焦虑是正常的”，不要因此过度自责或产生恶性评价。此外，寻求家人、朋友、老师的支持也是有效的手段。还可以尝试规律作息、运动、冥想、深呼吸等方法，缓解紧张情绪。有条件的同学可以利用学校心理中心的团体辅导或个体咨询，帮助自己更系统地调整。

高爽提醒，大学生若因“开学焦虑”导致了社会功能受损，无法正常学习、交流或维持基本生活，出现明显躯体症状，比如，心悸、胸闷、肠胃不适或情绪低落、难以控制等，“建议及时找精神科医生或心理治疗师评估和干预，有时结合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效果更好。”